

人世间

一条温情的街巷

惟耕

清晨，太阳尚流连于滔滔海面之上，那些上班的、下田的人们，就像活跃在枝叶间的柳莺一样，陆续忙碌起来。我是被窗外清脆的鸟鸣唤醒的。每天拂晓，鸟的叫声恰如定好时间的闹钟，有时从窗下的园子里传来，有时来自远处那片茂密的树林。

一条小巷，从树林附近的小镇上一路弯弯曲曲，宛如一条欢唱的溪流淌过我的门前，又曲曲弯弯伸向那片生长着水稻、玉米和大豆的土地。小巷时窄时宽，狭窄处仅能容一辆轿车通过，宽阔处则像一个小小的街市，我姑且称其为街巷吧。

我每天都往返于这条街巷中，从日出到日落，从租住的房屋到劳作的土地。跨过冬春两个季节，我大都在街巷的尽头，在那片散发着土腥味和青草味的土地上逗留。

还没耕种的土地，就像我荒芜了多年的梦想，长满了各种杂草，也开出了些许小花。当我站在田埂上，向这些即将化为泥土的绿叶与花瓣挥手作别时，太阳才从地平线上撑开满天的彩霞。

拖拉机的轰鸣声引来了馋嘴的白鹭，青草的茎叶和零落的花瓣深陷进浆状的泥土里。我在等待着泥土里的水分一部分渗入地下，一部分蒸发到天空中变成云朵。初冬的阳光依然炽烈，土壤很快就会被烘烤得湿润酥软，一条条凸起的垄背便是一张张舒适的温床。

在一个细雨霏霏的日子，我把一粒粒玉米种子埋进温床的土穴里。不出五六日，金色的种子就会突破泥土的表层，萌生出一个嫩绿的生命。禾苗在一天天长高，起初还成行成垄，到了大喇叭口期，已经能够遮盖住所有裸露的泥土，也渐渐阻挡住了从小巷吹来的凉爽的风。

我每日劳作其间，湿透的衣裤和大褂厚重得宛如古代武士的铠甲。

二

每天，我都会路过那家快餐店，它是这条街巷里唯一一家可以提供熟食热汤的小店。店的旁边有一片管理精细的槟榔园，盛开的槟榔花每时每刻都向巷子深处输送着浓郁的馨香。

说它是店，其实更像一个街面上固定的小摊。以几根钢管作为立柱，支撑起一片铆焊在一起的铁皮作为屋顶，三面通透，靠近路边的一侧，用悬挂的竹帘遮挡灰尘和正午的阳光。

在我头戴草帽、脚穿黄胶鞋、身着被汗水浸湿的大褂给那些高过人头的玉米人工套袋、授粉期间，有一次中午，因为时间紧迫，来不及抖落一身的花粉和尘土，就和同事直接来到小店。

店里整齐地摆放着四五张圆桌，一位身材瘦小的女主人正在招呼着就餐的客人。我们各自点了一份猪脚饭，饭菜端上来的时候，我们几乎同时惊讶地“哇”了一声。每个人的面前，都是一大碗冒尖的米饭和一份就要溢出碗沿的肉汤。因为出了这条街巷，同样的价格是绝对吃不到如此分量的。

连续几个中午，我们都来店里用餐。

有一次，我们点了炒面，女主人却说：“我给你们做炒粉吧，做炒面的面块大小是定数的，你们一份肯定吃不饱。炒粉我可以给你们多放一些，都是同样的价钱。”不用说，待香喷喷的炒粉上桌，多得堆成“小山”。

在与她逐渐熟识之后，她对我说：“一看你们就是干体力活的，天气又热，吃少了怎么有力气干啊！”

其实，如果仅仅是给我们的饭菜加量，也许是为了给这偏于一隅的小店，增加一些回头客而已。但令我们更为感动的是，每次吃完饭离开时，她都会把我们的大容量太空杯装满烧开水，而且还会把自家地里产的甘蔗或者店里的小点心，给我们装上一份，让我们带着下田。

三

我们租住的房屋，大致位于小巷中间的位置。一株高大的小叶榄仁树，像一把巨大的伞，将小院遮住了一大半。空闲时间，我习惯坐在树下，仰望茂密的枝叶向四周呈辐射状伸展的姿态。蒙蒙细雨时，它为我们接住了雨滴的湿凉；炎炎烈日下，它为我们挡住了阳光的酷热。

在与老房东的一次闲聊中，我知道了小叶榄仁树还有一个更加动听的名字——雨伞树。后来，我喜欢上了这棵树，不仅是因为它枝叶的秀美，还缘于我对栽下这棵树的老房东由衷的敬意。

海南的冬天，对我们这些天天与泥土、与泥土里长出的农作物打交道的人来说，每一天都如同火热的夏日。每每从田间回来，身上的工作服都散发着浓浓的怪味，所以我们每天晚上必做的一件事，就是浆洗换下来的衣服。有一次，我们几个人商量是否需要买一台洗衣机。

也许是我们的谈话无意间被老房东听到了，也许是我们的辛苦被善良的老房东看在眼里。当然了，我更相信后者。因为在这之后的一个傍晚，当我们拖着一身的疲惫回到住处时，在洗手间外面靠窗的过道上，一台崭新的全自动洗衣机赫然入目。

从此，我们每天做工回来，将沾满泥土和散发着汗臭味的衣物往洗衣机里一扔，然后坐在雨伞树下，从层层叠叠的叶子之间找寻零散的星光，从小巷深处传来的犬吠声中辨别哪只是大黄、哪只是小黑，一身的疲惫也似乎被洗涤得荡然无存。

四

美好的时光，总是过得飞快。我最初播在泥土里的种子，在历经四个月的阳光和椰风的滋润下，已经结出了无数头黄澄澄的玉米果穗。它们中的佼佼者要回到北方，在故乡的泥土地里，完成下一个生命的轮回。

在我离开岛屿之前，我没有打听这条街巷的名字。

但我要记住小巷中每一张善良的面孔，记住那一声声似懂非懂、柔婉如鸟鸣的海南话，还有除夕日一块块热乎乎、甜蜜蜜的糖糕馍……

在下一个初冬来临时，我还会带着更多希望的种子，带着诸多美好的记忆，回到这片充满温情的土地上。

流淌在心底的小河

姜钊

“一条大河波浪宽，风吹稻花香两岸……”这是几代中国人久唱不衰的歌曲。每次听到或唱起时，那种自豪感、幸福感便充满胸膛。九曲黄河如龙，长江浩荡奔放，人类文明的成长，离不开大江大河的哺育。而在每个人的心中，都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河。在我成长的村庄，在我出生的老宅旁，曾有一条小河，日夜流淌。小河灌溉着周遭的田园，哺育着村落里的人畜，是我童年的乐园、精神的家园，永远在我心底流淌。

所谓小河，严格意义上讲，应算是一条小溪。小溪由北向南，把村庄一分为二，人们习惯上称之为“沟”。以沟为界，两岸分别称为“东沟崖(ai)”“西沟崖”。我家老宅靠近“东沟崖”，故称小溪为“西沟”。先人逐水而居，傍水而生，形成村落后，为防止洪水冲垮房屋，便在溪边垒砌石坝，又在沟上架起石桥，供人畜通行。几百米的沟崖上，架起了四座石桥。

小溪发源于村北一个叫北石瓮的石窝子，并在其周遭形成了一小片湿地。瑞龙山和西岭的地表水都流经小溪穿村而过，汇入李家庄河奔向大海。在流经村庄一华里的距离中，孕育出四口水井。其中最北面的第一口井是甜水井（称之为“北井”），无论天有多旱，从未干涸，且水质甘甜。据说井下有很大的泉眼，雨季时井水水位很高，掬手可饮。用芋头叶包一叶水，送到田间地头，再捅破叶子，让水流入口中，刹那间感到清凉无比，那叫一个爽！全村一千多人的饮用水全靠“北井”。“泉水头”的村名大概与这口甜水井有渊源吧。

距“北井”不足百米，还有一口井，人们习惯称之为“小北井”。“小北井”就在沟的旁边，井台就是沟崖。“小北井”只有丈许深，水质是凉水。洗衣、洗菜、喂猪、浇园都用它，且离家较近。其实最近的井是老宅西头沟崖的那口井，母亲在井旁洗衣、燕子衔春泥垒巢的情景至今如在眼前。由于井口离人行道太近，为了安全把井封填了。最远的井在村南头，也是在沟崖旁。

小时候，一场夜雨过后，常被“轰隆隆”的咆哮声惊醒。奶奶告诉我“发河水了”，催我去看沟里的河水。戴着斗笠，赤脚站在沟崖上，只见一沟黄水，浊浪澎湃，发出巨大的声响，让人感受到一种开阔深远、一往无前的力量。由于桥墩的阻挡，石桥上溅起朵朵水花。凶猛的河水涤荡走沟底的污泥浊水，留下了斑斓的滚滩石。河水冲出村庄后，由于没有沟崖的约束，冲毁了两旁的田地，留下了一片滩涂，生长出一片茂密的芦苇——那是获得“笛子膜”的好原料，也是捉蚂蚱、喂雀儿的好场所。

随着水势的减缓，河水淙淙，浊水清澈起来。尤其是桥下，水深到膝，沙细如粟。正值盛夏，西沟成了我们的天堂。几个赤条条的小伙伴，整天泡在水里，不是打水仗，就是你冲我的堰，我坏你的坝。当时河里有一种叫“活口”的鱼，顾名思义，就是它在流动的水中才能活下来。“活口”鱼长不大，最大的有一拃长，往往是一条大的领一群小的成群活动。看到成群的“活口”鱼，我们眼馋心热。怎奈此鱼生性敏感，稍有动静，就倏尔东，倏尔西。有一次，我在桥下发现了一群“活口”鱼，为首的一条有一拃长，待它们静止时，我搬起一块石板朝它们扔了过去，稍等片刻我伸手往石板底下摸去，竟然摸到一条大“活口”鱼！我冲刺般地跑回家，把“活口”鱼放进水缸里养着。没想到三天后，“活口”鱼还是鱼腹朝上了。

暮霭笼罩了村庄，鸡鸭上架了。农家的炊烟飘荡在村子的上空，院落里充满了欢声笑语。劳作了一天的庄稼人，含着烟袋，拿着蒲扇，在被雨水冲刷得干干净净的小桥上、沟两旁纳凉，消除一天的疲惫。人们叙说着那年那月的故事，调侃着某人某事，也抒发着对农事的期盼，对来年的向往，间或有抬杠顶角的。夜色静谧，流水淙淙，少年吹响了竹笛，悠扬婉转，传向远方。银河横挂天际，星光闪烁。耀眼的牵牛星、织女星隔河相望，注视着人世间的万家灯火、悲欢离合。

月亮出来亮汪汪，小河流清澈悠悠。姑娘们唱起了“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，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，我们坐在高高的土堆旁边，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……”歌声像一阵清风，拂过人们的心田，让人缅怀，让人遐想，让人珍惜。

冬天到了，河面结了冰。那是滑冰的好去处。由于水浅，有些石头露出冰面，先由一个人蹚出一条滑冰路线，然后依次跟进。难免有摔得腿青腿痛的，大家仍乐此不疲，直到汗流满面。比较有特色的就是打陀螺，俗称“打皮猴”。爷爷曾帮我刻了一个槐木“猴”，底端嵌入一粒钢珠，很出风头。高级的玩法是到窑场偷一张瓦托，下面装上两根绿豆粗的铁丝，简易的滑冰装置就出来了。坐在上面，用木棍撑着冰面，人就飞起来了，煞是威风。

后来，人们在小河的上游修了一座水库。一条大坝截断了小河的源头，还开挖了泄洪渠到东北洼。从此，西沟再也没有源头活水，变成了一条臭水沟。

世上有一种东西是永恒的，就是童年的幸福！故乡的小河，承载着我的童年，承载着我的乡愁，将永远流淌在我的心底。